

略論古代朝鮮半島的《山海經》研究

袁 成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提 要

現今《山海經》的研究在韓國方興未艾，無論是學位論文或是期刊論文，《山海經》都是比較熱門的選題。實際上，朝鮮半島關於《山海經》的研究古已有之。李奎報〈山海經疑詰〉、趙龜命〈讀山海經〉、桂德海〈山海經本義〉、李源祚〈山海經辨〉都隨作者的文集收錄於《韓國文集叢刊》，進入現代學者的視線，但尚未有學者綜合這些篇目進行專題研究。本文試圖考證《山海經》傳入朝鮮半島的大概時間，並詳細考察上述四篇研究成果，然後將其放在時代背景下作評，以期大致梳理出古代朝鮮半島《山海經》研究脈絡。

關鍵詞：古代朝鮮半島 《山海經》 研究脈絡

略論古代朝鮮半島的《山海經》研究

袁 成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一、序言

陳連山的《《山海經》學術史考論》較為全面地梳理了《山海經》的研究史，上溯漢代下至清代，這一學術史梳理僅僅局限於中國本土，未曾言及域外。^①韓國學者鄭在書的〈略論《山海經》在朝鮮時代的接受〉從兩方面探討《山海經》在朝鮮時代的接受情況，文學、藝術為一部分，歷史、地理、民俗為一部分。^②簡單來講，《山海經》對朝鮮時代的影響，在文學、藝術方面主要是作為創作主題的啟發，在歷史、地理、民俗方面主要是作為考證資料的徵引。如果以比較文學的視角來看這篇論文，則屬於「影響研究」中的流傳學分野，並未涉及東國^③學者關於《山海經》本身的研究。鄭再書除了推出《山海經》的韓文譯注本^④，還曾與葉舒憲、蕭兵合著《山海經的文化尋蹤》^⑤，其中第 13 章提到《山海經》與高句麗神話的關係，第 14 章提到韓國現代詩人黃芝雨的詩作〈山經〉，也都是重點圍

①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② （韓）鄭在書：〈略論《山海經》在朝鮮時代的接受〉，《道教文化研究》第 47 輯（2017 年），頁 201-230。

③ 朝鮮半島因在中國之東常以「東國」自稱。本文為了與歷史專有名詞「古朝鮮」相區別，仍不辭繁瑣稱以「古代朝鮮半島」。

④ （韓）鄭再書譯注：《山海經》（漢城：民音社，1985 年）。

⑤ 葉舒憲、蕭兵、（韓）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年）。鄭在書負責理論部分第 9 章至第 15 章的編寫。

繞「敘事」展開討論。

在中國，《山海經》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有著相對漫長的學術史，而在域外，朝鮮半島非常早地接觸到並接受了《山海經》，關於《山海經》的研究在數量上自然是遠不及中國，但仍不乏值得討論的作品。本文將以時間為序，以作品為綱，考察高麗、朝鮮兩朝的《山海經》研究脈絡。

二、《山海經》初傳韓日

關於《山海經》傳入朝鮮半島的具體時間已無從考證，惟《山海經》在晉太康年間經由朝鮮半島流向日本可成一說。

太安萬侶（704-723）《古事記》（712）記載和邇吉師從百濟國帶《論語》與《千字文》前往日本：

亦百濟國主照古王以牡馬壹疋、牝馬壹疋，付阿知吉師以貢上（此阿知吉師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貢上橫刀及大鏡。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此和尒吉師者，文首等祖）。^⑥

《千字文》為南朝周興嗣（469-537）所著，而該條目卻歸於應神天皇（270-310在位），應神時《千字文》尚未問世，何談東傳，此一牴牾之處。百濟國主「照古王」即「肖古王」之異文，「照」與「肖」平假名皆作しょう，而肖古王（166-214在位）年代早於應神天皇，此二牴牾之處。無怪乎學界普遍認為《古事記》可信度較低，一般將其歸於野史小說。

舍人親王（767-735）所撰《日本書紀》（720）乃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正史，其中記載阿直岐與王仁先後成為日本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

⑥ （日）太安萬侶撰，青木和夫等校注：《古事記》中卷（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日本思想大系》），頁214。「壹疋」即「壹匹」。

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輕坂上廄。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廄阪也。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及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始祖也。⁷

阿知吉師即阿直岐，和邇吉師即王仁，吉師則是對在日本任職的朝鮮半島移民的敬稱。《日本書紀》並未明確記錄典籍由百濟東傳日本，僅能由「阿直岐亦能讀經典」、「習諸典籍於王仁」兩句推斷阿直岐與王仁將典籍帶入日本：其一，如果當時日本仍無典籍，那麼如何檢驗阿直岐能讀經典，天皇怎會輕易讓太子拜師於養馬之人。其二，如果沒有教材太子如何跟從老師學習，還至於「莫不通達」的程度。此外，「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似乎暗示典籍數量龐大，「諸」有「眾多」之含義，《洪武正韻》訓為「凡眾也」。

朝鮮學者韓致滄（1765-1814）《海東繹史》〈通日本始末〉對於這段史實有著類似的記錄，而《山海經》列於書籍傳播的名錄之中：

（晉太康五年）應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丁卯。百濟王謹使阿直岐者，貢《易經》、《孝經》、《論語》、《山海經》及良馬二匹。阿直岐能通經典，太子菟道稚郎師之，始學經典。應神問曰：「汝國有勝汝之博士邪？」對曰：「有王仁者，勝於我，是秀逸也。」於是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翌年春，王仁持《千字文》來，菟道阿郎子習諸典於王仁，莫不通達。難波皇子亦然。於是儒教始行於日本。（同上。○《和漢三才圖會》「《東國通鑑》三韓儒教之始當仁德天皇之朝。」則與此時

⁷ （日）舍人親王撰，黑板勝美編：《日本書紀》（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年，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普及版），卷10，頁276-277。

稍齟齬未決。○《異稱日本傳》「應神十五年甲辰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⑧

該條目末尾注解小字的「同上」指的是《日本書紀》，但《海東釋史》這段記載更像是《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雜糅，至於《易經》、《孝經》、《山海經》之書目更是憑空多出。

韓致瀛所謂的「齟齬」之處乃是儒教（或中國文字）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問題。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1712）卷13〈異國人物〉的「朝鮮國儒佛始」條目下注小字「見於《東國通鑑》」，這一條目摘取《東國通鑑》的記錄分別說明儒佛傳入新羅、百濟、高句麗的時間，實際上以講佛教的居多，僅「高麗小獸林王二年（晉咸安二年，日本仁德帝六十年）秦王府堅遣使送浮屠順道及佛像佛經于高句麗。又立大學教子弟。」與「百濟肖古王二十九年（晉寧康二年，日本仁德帝六十二年）以高興為博士。百濟自開國未有文字，至是始有書記。」之語或與儒教有涉。^⑨若考之於徐居正（1420-1492）主編的《東國通鑑》（1485）卷4〈三國紀〉原文，則「府堅」為「苻堅」之誤、「肖古王」為「近肖古王」之誤。^⑩金富軾（1075-1151）《三國史記》（1145）依據更古老的材料將百濟出現「書記」的時間定在近肖古王時代：「古記云，百濟開國已來，未有以文字記事。至是，得博士高興，始有書記。」^⑪大體上與《和漢三才圖會》所引《東國通鑑》近肖古王29年（374）相契合。韓致瀛所指摘的是：百濟在公元4世紀始有「書記」，不可能在公元3世紀將中國典籍傳至日本。

我們不妨重新審視較古的材料，《三國史記》強調的是使用「文字記事」，此處「書記」應是具備原創性質的關於本國事物的記載，這與在此之前就有中國典籍在百濟流傳並不矛盾。但是，《三國史記》之後的史書將此事闡釋為「中國

⑧ （朝鮮）韓致瀛：《海東釋史》（京城：朝鮮光文會，1912年），卷41，頁211-212。

⑨ （日）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山梨：內藤書屋，1890年），卷13，頁6。

⑩ （朝鮮）徐居正：《東國通鑑》（京城：朝鮮光文會，1911年），卷4，頁3。

⑪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百濟本紀第二》（京城：朝鮮光文會，1911年），卷24，頁20。

文字之始」或「儒教之始」則具有一定的主觀性。

韓致瀛在《海東釋史》中將日本皇菟道稚郎子的「稚」字誤記為「雅」字，後再書作「菟道阿郎子」。「雅」與「阿」（朝鮮）漢字音皆同，諺文均作아，「稚」之訛為「雅」，明矣。

如此訛誤又給《海東釋史》的可信度略加折扣，但與韓致瀛活動年代相近的李德懋（1741-1793）也有類似的記載，〈清脾錄·倭詩之始〉曰：

倭應神天皇時，百濟遣阿直歧獻《易經》、《孝經》、《論語》、《山海經》，皇子菟道雅師之。天皇問直歧曰：「有勝汝之博士耶？」對曰：「有王仁者，勝於我。」天皇遣使百濟，徵王仁。百濟久素王（案：百濟無久素王，似是久慕辛王之譌。朕久慕辛王當中國劉宋之世，應神天皇當東漢末世。若以應神之世為正，則百濟仇首、古爾二王之間，「古」與「久」音義相近，東史「古爾」或作「古尔」，「尔」與「素」或相近，因譌為「久素」耶。）送王仁，持《千家文》而來，道雅又師之，儒教始行。¹²

又〈蜻蛉國志·人物〉曰：

應神倭皇十五年，百濟人阿直歧進《易經》、《孝經》、《山海經》，皇子菟道雅師事之。阿直歧又薦博士王仁，應神遣使請之，久素王命送王仁，持《千家文》而至，道雅又師之，儒教始行。¹³

李德懋將「稚」訛作「雅」的情況與韓致瀛如出一轍，惟《千字文》記為《千家文》。「久素王」之語又見藤原繼繩（727-796）等人修撰的《續日本紀》

¹² （朝鮮）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韓國文集叢刊》第258冊），卷33，頁28上。

¹³ （朝鮮）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韓國文集叢刊》第259冊），卷64，頁160上。

(797) :

取弟等言：「漢高帝之後曰鸞，鸞之後王狗轉至百濟。百濟久素王時，聖朝遣使徵召文人。久素王即以狗孫王仁貢焉，是文武生等之祖也。」¹⁴

關於「久素王」的考論，從結果來看，李德懋的判斷是正確的：「久素王」當作「古爾王」，日本應神天皇 15 年相當於百濟古爾王 51 年，即公元 284 年。但「應神天皇當東漢末世」有誤。

李德懋與韓致瀛極有可能是相互獨立地作此記述：韓致瀛《海東釋史》中已經明示自己的參考資料，其中並無李德懋的著作；但若李德懋確實得見《海東釋史》，則「應神天皇十五年」上注「晉太康五年」不應忽略。朝鮮史書中日本皇子菟道稚郎子「稚」訛為「雅」或另有始作俑者亦未可知。

李德懋之孫李圭景（1788-?）《五洲衍文長箋散稿》所收〈箕子朝鮮本尚書辨證說〉同樣認為《山海經》由百濟傳入日本，其表述與李德懋、韓致瀛相近：

應神天皇十五年，百濟王遣阿直岐者，貢《易經》、《孝經》、《論語》、《山海經》。阿直岐又薦博士王仁，應神遣使請之，久素王命送王仁，持《千字文》而至，習典籍，儒教始行。¹⁵

如果此說成立，《山海經》在公元 284 年由百濟傳入日本，那麼最晚在公元三世紀《山海經》就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又晉代郭璞（276-324）《山海經》注文出現「晉太康七年」（286）、「晉永嘉二年」（308）、「晉永嘉四年」（310）、「晉大（太）興三年」（320）、「晉大（太）興四年」（321）等年號，以最晚年號為下限，則郭璞完成注解不應早於公元 321 年。據此，當時初傳百濟、再傳

¹⁴ （日）藤原繼繩、菅野真道等撰，黑板勝美編：《續日本紀》（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 年，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普及版），卷 40，頁 553。「取」即「最」。

¹⁵ （朝鮮）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漢城：東國文化社，1959 年），卷 38，頁 75。

日本的《山海經》應無郭璞之注。

三、李奎報〈山海經疑詰〉

李奎報（1168-1241），字春卿，別號白雲居士，諡號文順，高麗末期的文臣。高麗高宗朝官至參知政事、門下侍郎平章事，故稱「李相國」。李奎報在世時，其子李涵已著手文集的編纂。高麗高宗 29 年（1241）七月李奎報染病臥床，李涵趕緊將文集 53 卷交付工匠雕印，希望以此告慰父親，但因工程浩大，其事未竟而九月李奎報病逝。《東國李相國文集》卷 22 收錄的〈山海經疑詰〉是筆者見到的朝鮮半島最早關於《山海經》的討論：

予讀《山海經》，每卷首標之曰「大禹製、郭氏傳」，則此經當謂夏禹所著矣。然予疑非禹製，何者？《傳》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論語》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蓋惡之也。孔子修《春秋》，雖直筆之書，以魯為父母邦，凡大惡則皆諱避不書。若《山海經》果是禹製，當諱父之大恥。觀《東北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是禹父，不宜斥書此事。若以為實事不得不書，則不甚言「竊」而云「取帝之壤」亦不蔽于義也。按《獻經表》云「昔洪水洋溢，鯀既無功，高使禹繼之。伯益與伯翳駁禽獸別水土，紀其珍怪。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賢聖之遺事。」據此則疑伯益所著。然其序則云「禹別九州，物無遁形，因著《山海經》」云云，此二說亦不同，是皆所惑者。¹⁶

李奎報所見《山海經》卷首標以「大禹製、郭氏傳」，但今存諸版本均不標「大禹製」，僅標以「郭璞傳」。現存最古《山海經》版本為南宋淳熙七年（1180）

¹⁶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年，《韓國文集叢刊》第 1 冊），卷 22，頁 518 上。

池陽郡齋刻本，尤袤（1127-1194）與李奎報生活年代相當，其版本之卷首亦未見「大禹製」。¹⁷帝令祝融殺鯀之事出自〈海內經〉，而李奎報記之為「東北經」，恐受〈海內經〉開篇「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的影響。

又郭璞之序無「禹別九州，物無遁形，因著《山海經》」之語。〈山海經疑詰〉言語間有諸多未決之處，可能李奎報所見乃今亡佚之古本，亦或許是另有高麗本土的刊本，也可能僅僅是李奎報轉述導致的，現已不可考證。¹⁸

但李奎報駁斥「禹製《山海經》」的論證言之有理：「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是人之常情，如果《山海經》真是大禹所作，應極力美化父親的形象。即使退一步不得不記錄事實，卻用極富貶義的「竊」字描述父親的所作所為，似乎不是為人子的情感取向。

李奎報還對鯀的結局提出疑惑：

又有一惑焉，《尚書》曰「高殛鯀于羽山」，蓋以鯀理水，績用不成故也。此經云「帝殛鯀于羽郊」。所謂帝者，上帝也。鯀雖竊帝壤，苟能堙洪水，則於高為有功，於帝為有罪。高不宜誅，而帝獨誅矣。若為帝所誅，又不當為高所殛。若為高所殛，則其竊帝壤堙洪水明矣，上帝其何名而殺鯀耶？此二說亦不同，安所從耶？在醇儒，當以《尚書》為正，而以《山海經》為荒恠之說矣。然既曰禹製，禹之說可謂怪乎？待後之明智君子有以辨之耳。¹⁹

¹⁷（晉）郭璞注：《山海經》（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影印池陽郡齋刻本）。

¹⁸但綜合李奎報的引用習慣來看，筆者更傾向於李奎報個人轉寫的失真，應該不存在別本《山海經》。李奎報引用時非常隨意，多為大意轉述而非忠實原文，如〈上趙太尉書〉引用《孟子·滕文公下》作「人未嘗不欲仕，仕不由其道而往者，鑽穴隙之類也。」，原典應為「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參見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卷26，頁565。再如〈內殿行火星醮禮〉引《漢書·天文志》作「雖天子，必視法星所在。」，原典應為「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筆者案：法星，熒惑星之別稱，即火星。）參見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韓國文集叢刊》第2冊），卷39，頁109。

¹⁹同前註，〈山海經疑詰〉，頁518。

《尚書·堯典》記載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又《尚書·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讎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據此，「殛鯀于羽山」的應該是舜。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云：「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又王崇慶《山海經釋義》云：「《書》載殛鯀于羽山蓋舜也。」²⁰由此可見，「舜殛鯀于羽山」之說當為主流。那麼，李奎報引《尚書》所謂「高殛鯀于羽山」，「高」指的是「舜」嗎？答案是否定的。若參見李奎報前半部分引劉秀〈獻經表〉所謂的「鯀既無功，高使禹繼之。」而劉秀〈上《山海經》表〉曰：「鯀既無功，帝堯使禹繼之。」顯然，李奎報所謂的「高」就是「帝堯」。此外，「所謂帝者，上帝也。」說明李奎報將《山海經》「帝令祝融殺鯀」的「帝」理解為「天帝」。

其實，不管《尚書》記載中下令殺的鯀是堯還是舜，神話中的矛盾都是存在的。李奎報的表述較為繁瑣，按照他的主張我們大致梳理如下：按《山海經》的說法，「天帝」是引發洪水懲罰的始作俑者，鯀擅自偷息壤治水就觸怒了「天帝」，罪名即是「竊帝息壤」，故為「帝」所殛；但按《尚書》的說法，「高」讓鯀來治理洪水，但鯀「治水無功」，故為「高」所殛。

李奎報〈山海經疑詰〉亦收錄於徐居正主編《東文選》（1478）卷170，能錄於《東文選》或許是受到其高麗相國地位的影響。但不得不說的是，中土尚有因循舊說的習慣，何況東國。李奎報能突破「禹製」之舊說，已是一大進步。

四、趙龜命《讀山海經》

趙龜命（1693-1737）字錫汝，又字寶汝，別號東谿，朝鮮後期的文臣。朝鮮英祖17年從祖兄趙顯命（1690-1752）以活字本（芸閣印書體字）刊行《東谿集》。卷7收錄的〈讀山海經〉云：

²⁰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卷18，頁46上。

是書固多舛謬，而〈海內東經〉尤甚。愚意欲自「國在流沙中」以下三章，移附〈西經〉「流沙出鍾山」章下。〈北經〉「蓋國在鉅燕南」以下九章，移附本經「鉅燕在東北陬」章下，則文既從類，而方位自合矣。蓋蓋國諸章在〈北經〉末，下接〈東經〉，其錯無怪。而流沙章下有脫簡，僅餘數句，而有「近於燕，滅之」之語，其與〈東經〉互換也明甚。大澤高柳二章，亦當移入〈東經〉中耳。〈東經〉「大江出岷山」以下二十二章，但記水道出入，與它經不倫，而東西南北遍舉焉，當別為一篇，目以〈海內水經〉。姑錄之，以俟知者。²¹

趙龜命以〈海內東經〉為出發點，明確指出《山海經》內容錯亂之處：其一，〈海內東經〉的「國在流沙中」以下三個條目應當在〈海內西經〉的「流沙出鍾山」條目之後。其二，《海內北經》的「蓋國在鉅燕南」以下九個條目應當在《海內東經》的「鉅燕在東北陬」條目之後。其三，有關「近於燕，滅之」的條目（即《海內西經》的「貊國」條目）應當隸屬〈海內東經〉，而「大澤」與「高柳」的條目同樣隸屬〈海內東經〉。其四，〈海內東經〉末尾條目不屬於本篇內容。

同樣囿於版本問題，我們從無知曉趙龜命所謂的「章」之編次是否與今本完全相同，亦難考證具體語句是趙龜命轉述失真，還是原典即是如此。但是，參照今本《山海經》，趙龜命的論斷大體合乎當今學界關於《山海經》的認識。

關於第一點，趙龜命的觀點完全正確。郝懿行（1757-1825）《山海經箋疏》云：「〈海內東經〉之篇而說流沙內外之國，下又雜廁東南諸州及諸水，疑皆古經之錯簡。」²²顧觀光（1799-1862）《武陵山人雜著》云：「〈海內東經〉『國在流沙』下三節當在〈海內西經〉『流沙出鍾山』節之後。上言流沙，故接敘中

²¹ （朝鮮）趙龜命：《東谿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年，《韓國文集叢刊》第215冊），卷7，頁141。

²²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成都：巴蜀出版社，1985年，影印光緒年間還讀樓刊本），頁415。

外諸國。下接昆侖墟、昆侖山，故繼以『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²³

關於第二點，趙龜命之說也完全正確。顧觀光《武陵山人雜著》同樣也有闡明：「〈海內北經〉『蓋國』下九節當在《海內東經》『鉅燕在東北陬』之後，『蓋國在鉅燕南』即蒙上『鉅燕』之文，而朝鮮、蓬萊並在東海，亦卓然可信也。」²⁴兩篇不同國家的〈讀山海經〉卻揭示出同樣的問題，饒有趣味。

關於第三點，趙龜命的推論則顯得不合理。〈海內西經〉「○東胡在大澤東。○夷人在東胡東。○貊國在漢水東北。地近於燕，滅之。○孟鳥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此四條目彼此聯繫，應作一整體。趙龜命憑「近於燕，滅之」認定是與〈海內東經〉「國在流沙中」若干條目的互換。但〈海內東經〉取「海內東北陬以南者」，理應列次向南記載，而非列次向東記載。顧觀光《武陵山人雜著》云：「〈海內西經〉『東胡』下四節當在〈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節後，『東胡在大澤東』即蒙上『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之文也。」²⁵〈海內北經〉取「海內東北陬以東者」，列次向東記載，故而顧觀光之說更為合理。又趙龜命將〈海內西經〉的「大澤」、「高柳」二條歸於《海內東經》。但〈海內西經〉「○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雁門山，雁出其閑，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此三條連綴成整體，不應分割，趙龜命卻獨取「大澤」、「高柳」二條而論，甚是奇怪。關於這幾個條目，袁珂的推測可備一說：「至於此處大澤，實〈海內北經〉所記『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之百里大澤，位在北方，或即今河套附近之地。又此節文字（連同以下二節），亦應在〈海內北經〉『宵明燭光』節之前，始與方位地望大致相符。」²⁶

關於第四點，畢沅（1730-1797）《山海經新校正》曰：「右〈海內東經〉古

²³ （清）顧觀光：《武陵山人雜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編》第14冊），頁145。

²⁴ 同前註。

²⁵ 同前註。

²⁶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289-290。

本為第三十四篇，舊本合『岷三江首』已下云云為篇，非，今附在後。」²⁷又曰：「右自『岷三江首』已下疑《水經》也。」²⁸不僅袁珂讚同畢沅之說²⁹，甚至陳連山評價道：「畢沅最重要的校正是指出：〈海內東經〉最後自『岷三江首』以下，均為誤入的郭璞注《水經》。」³⁰而在畢沅之前，趙龜命就已經意識到〈海內東經〉最後部分是亂入，按他的理解提出應該另列為〈海內水經〉。³¹

趙龜命還曾刪定《山海經》，摘選《山經》中的「三十九章」編為《山經節選》。其文現已不存，但〈山經節選序〉收在《東谿集》。

《山海經》詭誕不經，蓋自古記之矣。顧其文辭古簡，有足法者，余僅錄三十九章，為《山經節選》。或以隆古之書，而有零陵、長沙諸號，笑剿入者之拙。嗟乎！今欲其拙，不可得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夫史文無闕，剿入者巧，而天下之風俗，日以澆漓矣。³²

趙龜命已初步認識到《山海經》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同時他注意到《山海經》的文學性，「文辭古簡，有足法者」才是他輯《山經節選》的動機。

趙龜命〈讀山海經〉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關於《山海經》內容結構的具體錯亂之處，清代學者畢沅、郝懿行、顧觀光各有指出，但趙龜命提出正確結論的時間要略早於他們，作為域外學者實在難能可貴。

²⁷ (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浙江書局本)，頁97。

²⁸ 同前註，頁103。

²⁹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332。

³⁰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頁168。

³¹ 據《讀山海經》標題下小字「辛丑」可推斷趙龜命此文作於公元1721年。

³² (朝鮮)趙龜命：《東谿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年，《韓國文集叢刊》第215冊)，卷1，頁7。據〈山經節選序〉標題下小字「辛丑」可推定此文作於1721年。趙龜命〈讀山海經〉、《山經節選》、〈山經節選序〉等關於《山海經》的一系列著作應是連續完成的。

五、桂德海〈山海經本義〉

桂德海（1708-1775）字元涉，別號鳳谷，朝鮮後期的文人。曾任幽谷道察訪、青丹道察訪，故稱「桂察訪」。其孫桂南龜拜託金濟勉刪定遺稿，於朝鮮哲宗十年（1859）以木活字刊印《鳳谷桂察訪遺集》。卷八收錄的〈山海經本義〉囊括了桂德海關於《山海經》的諸多認識。開篇桂德海就以「常正」與「恠變」的理論為《山海經》正名：

天地乖戾之氣，在中原而為諸山諸水之奇物怪物與怪神。又散出於四裔而為恠人恠物與奇物。中原物奇且恠，神恠，人便正；四裔物奇且恠，神恠，人皆恠。人之一種，內外不同，而神與物則同。此乃古人不動心之學。世人只知有常而不知有恠，猝然遇恠，靡不失氣喪魄；只知有正而不知有變，猝然遇變，靡不震心掉膽。此書之言，所以窮恠極變者，其以此歟。夏后鑄九鼎，以象神姦鬼物，使人入深山大澤，魑魅魍魎莫能逢旃，斯其微也夫。常而正者，方之內也；恠而變者，方之外也。學者只習於常正，則不知常正之為常正也，一窺乎方外恠變之事物，然後始知其常正也。然則此經所書之恠變，意不在於恠變，乃為常正而設焉耳，豈可與俗士道哉！³³

桂德海看重《山海經》價值，有意要抬高其地位。他引出「古人不動心之學」鋪陳，先從反面說不知「恠變」的危害，以此凸顯《山海經》的價值：只有見多識廣，才能處變不驚。桂德海接著再舉例論證：禹鑄九鼎，上刻「神姦鬼物」，派去「深山大澤」的人早知「恠變」故而沒有碰到「魑魅魍魎」。桂德海又強調，「常正」是需要「恠變」來襯托的，記載「恠變」不是《山海經》的目的，而是一種途徑，其根本目的還是在於「常正」。

³³（朝鮮）桂德海：《鳳谷桂察訪遺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9年，《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78冊），卷8，頁508。

桂德海還創造性地嘗試用表格來分析《山海經》的篇目結構：

南山經之首十山。	起西海。終東海。	此最整齊。 中之外，略之。
南次二經之首十七山。		
南次三經之首十四山。		
西山經之首十九山。	起中土。終西海。	
西次二經之首十七山。		
西次三經之首二十三山		
西次四經之首十九山。		
北山經之首二十五山。	起中土。終北海。	
北次二經之首十七山。		
北次三經之首四十六山。		
東山經之首十二山。	起北海。終江淮。	
東次二經之首十七山。		
東次三經之首十九山。		
東次四經之首八山。		
中山經之首十五山。東行。	或自東而西。 或自西而東。 整齊之中，以此禁之。 使人難於尋緒。 中之內。 (按：後似缺「詳之」)	
濟山之首九山。西行。		
箕山之首五山。東行。		
釐山之首九山。西行。		
中次薄山之首十六山。東行。		
縞羝山之首十四山。西行。		
苦山之首十九山。東行。		
荊山之首二十三山。東行。		
岷山之首十六山。東行。		
首陽山之首九山。西行。		
別山之首四十八山。東行。		
洞庭山之首十五山。東行。		

此乃第一格，求用重疊隳括之語以結之。

海外	自西南陬至東南陬。東行。	錯言海內。 邊之外，略之。 此又整齊。
	自西南陬至西北陬。北行。	
	自東北陬至西北陬。東行。	
	自東南陬至東北陬。北行。	
海內	東南陬以西。錯言南而北。	錯言海外。 邊之內，詳之。 整齊之中，以此禁之。 使人難於尋緒。
	西南陬以北。錯言北東而西。	
	西北陬以東。錯言西而東。	
	東北陬以南。錯言西而東。	

此乃第二格，末無彙括之語，而只書數行總言，此書止於此云爾，冒以起之，蓋若不得已補之云爾。

大荒東。	錯言荒內。 此又整齊。
大荒南。	
大荒西。	
大荒北。	

上二格皆以南西北東為序，而又少迂誕之語。此一格卻以東南西北為序，而又多舛錯矛盾之辭，必是後人追補之作。劉侍中海內（缺）已云《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在外，蓋其時始合之也。

此乃三格六疊之文，每格兼二疊。第一疊則以第二疊亂之，第三疊則以第四疊亂之，第五疊則以第六疊亂之；第一格則以第二格亂之，第二格則以第三格亂之。務欲深奧其理而神秘其書，每疊每格，皆寫變怪物事，而或一物一事參差錯出者，為其疊異格殊故也，非重複也。³⁴

³⁴（朝鮮）桂德海：《鳳谷桂察訪遺集》，卷8，頁508-510。《山海經本義》中類似於表格的豎排文字僅有分割線標記，筆者經校對整理將其以表格的面貌呈現。原典之中，等高的分割線之下的文字是對這一部分的整體補充說明，針對某一篇的說明則緊隨其後，同在等高的分割線之上。筆者整理的表格中雙杠豎線即代表原典中的等高線。「此最整齊。中之外，略之」本另起一列，單獨成文。但下文有「此乃第一格，求用重疊彙括之語以結之」之語，整個關於〈五藏山經〉的論述應在「第一格」內，故校之於格內。又第二格關於〈海經〉的論述之中，有針對〈海外四經〉的「邊之外，略之」與針對〈海內四經〉的「邊之內，詳之」，兩者相互照應。故而筆者推測：既然有針對〈南西北東山經〉的「中之外，略之」，就會有針對〈中山經〉的「中之內，詳之」。今僅有「中之內」之語，後似缺「詳之」。又「劉侍中海內（缺）」

桂德海說的「整齊」與是就方位而言的，在同一篇之中按照統一的方向記載可謂「整齊」：〈南山經〉「起西海。終東海」東向而記，〈西山經〉「起中土。終西海」西向而記；〈北山經〉「起中土。終北海」北向而記；〈南山經〉「起北海。終江淮」南向而記，故而桂德海稱〈南西北東山經〉「最為整齊」。〈海外南經〉「自西南陬至東南陬。東行」，〈海外西經〉「自西南陬至西北陬。北行」，〈海外北經〉「自東北陬至西北陬。東行」，〈海外東經〉「自東南陬至東北陬。北行」，故而桂德海稱〈海外四經〉「此又整齊」。至於〈大荒經〉四篇，實際最為混亂，但〈大荒經〉篇首未標明記錄的方向，也就不存在自相矛盾的情況，桂德海仍將〈大荒經〉歸於「整齊」之列。反觀〈中山經〉之中，有時「自東而西」，有時「自西而東」，桂德海評之曰：「整齊之中，以此禁之。使人難於尋緒。」桂德海又對〈海內四經〉給予同樣的評價，雖然不知道「錯言南而北」、「錯言北東而西」、「錯言西而東」、「錯言西而東」具體所指的條目，但正如前文所言〈海內四經〉錯簡情況確實比較明顯。

桂德海對於「整齊」的定義尚有商榷之處，〈中山經〉雖然沒有達成通篇的方位一致，但就每段而言（〈中山經〉、〈中次二經〉……〈中次十二經〉各段，共計 12 段）方位都達成一致。學界普遍將〈五藏山經〉視作一個整體，認為其可信度要高於《山海經》其他部分。從這個層面來講，〈中山經〉與〈南西北東山經〉一樣「整齊」。

桂德海所謂第一格「求用重疊隲括之語以結之」應該是指〈五藏山經〉的概括之語。〈山經〉的概括之語包括三種：一是段之小結，如概括〈南次二經〉的「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櫃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二是篇之總結，如概括整篇〈南山經〉的「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三是〈五藏山經〉之總括，即「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

已云〈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在外，蓋其時始合之也」句中小字「缺」表明金濟勉在刪定桂德海遺稿時已漶漫有缺，據文脈可推測大意为「劉侍中〈海內經〉目錄下已云」。參見附錄桂德海《山海經本義》影本。

地也，言其五臧，蓋其餘小山甚眾，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穀也，弋矛之所發也，刀鑕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禪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

桂德海說第二格（即〈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末無彙括之語」，符合事實，但「數行總言」不明所指，似指末尾劉秀之校語。〈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末尾獨有「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雖然此段文字並非經文原有，但或許亦能表明「此書止於此」。

桂德海推斷〈大荒經〉與〈海內經〉是後人追補之作，除了引用劉秀「〈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逸在外」，還注意到《山海經》篇目的方位順序：〈五藏山經〉按「南西北東中」，〈海外四經〉與〈海內四經〉也別分都按「南西北東」，惟獨〈大荒經〉按「東南西北」。

爲了給《山海經》確立地位，桂德海不惜將之神秘化，他掩飾說：「一物一事參差錯出」並不是重複，而是此書故意爲之。桂德海所謂的「格」尚可接受，但「疊」的概念不知當如何理解，亦不知「每格兼二疊」又是如何劃分。「疊異格殊」的解釋很大程度上是桂德海的主觀臆想。

關於《山海經》的作者，桂德海懷疑是戰國時期的學者假託夏禹：「戰國諸子，多借古聖爲言。墨翟爲帝堯之言，許行爲神農之言，然則著此書者，其爲夏后之言者歟。」接著他又否定「鄒衍說」：「著此者，非盡窺天下之秘書隱文，必出入於仙鬼間者歟。嘗疑戰國時鄒衍其或著此，細觀之，其至深至奧之聞，至敢至質之言，豈衍等可辦哉？」³⁵在用表格分析《山海經》的結構之後，桂德海根據體裁再度否定「禹益說」：「細玩其體裁規模，必是戰國諸子之作，非禹、益所撰，明矣。」³⁶

桂德海對《山海經》可信度的評價非常曖昧，但總體上是提倡學者研讀《山

³⁵ （朝鮮）桂德海：《鳳谷桂察訪遺集》，頁 508。

³⁶ 同前註，頁 510。

海經》的，在文章的最後，桂德海甚至將讀《山海經》由閒情逸致上升為天人合一的高度：

坡詩曰：「才多事少厭閒寂，卧看雲烟變風雨。」此可與讀《山海經》矣。謂可以盡信乎，則所書之言率多迂誕無理。謂可以勿信乎，則盜械畢方時或有徵。然則奈何，以天地鴻蒙之初，陰陽氣機之雜，觀之而已矣。天地既正，陰陽既定之後，則乃無是物與是事矣。黃淵明讀《山海經》而胷次悠然，蓋其人品殊絕，以吾心之法象，流通變化於天地間常物常事之表，人不可無此胷次。賈子曰：「達人大觀，億變齊同。」不讀《山海經》，安有此等眼目？「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有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之讀此書，如讀此詩，則一山一水一人一物無不為吾心之法象。³⁷

「才多事少厭閒寂，卧看雲烟變風雨」引自蘇軾的詩作。³⁸「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有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自《詩經·小雅》。³⁹「達人大觀，億變齊同。」摘取賈誼〈鵬鳥賦〉「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與「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兩句，但究竟是有意之拼湊還是無意之錯亂，尚不可察。⁴⁰最為惋惜的是，「陶淵明」誤作「黃淵明」實乃硬傷。據金濟勉〈鳳谷桂察訪遺集跋〉所言，他得到桂德海遺稿進行刪定時，

³⁷ (朝鮮)桂德海：《鳳谷桂察訪遺集》，頁510。原典「坡詩」前似缺「東」字，又「黃淵明」當為「昔淵明」，詳見後文。

³⁸ 《東坡全集》題作〈越州張中舍壽樂堂〉，《會稽掇英總集》題作〈判官廳新建壽樂堂〉。參見(宋)蘇軾：《東坡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7冊)，卷3，頁81。(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5冊)，卷15，頁111。

³⁹ (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冊)，卷18，頁508。

⁴⁰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9冊)，卷13，頁231-233。

遺稿並非桂德海手筆，中間就已經過轉抄：「然先生之沒，已八十餘年，而其遺文亦非先生手筆，則安可保其無訛舛乎？蓋難看之書也。濟勉之任此事者，非曰能之，不獲終辭也。」⁴¹如此看來，「黃淵明」之誤不可輕易歸入桂德海名下。我們發現董漢儒（1562-1628）〈重刻《山海經釋義》序〉有言：「昔淵明讀《山海經》而胥次悠然，蓋其人品殊絕，以吾心之法象，流通於天地間常物常事之表，若仁智者互有所見耳。」⁴²而桂德海「黃淵明讀《山海經》而胥次悠然，蓋其人品殊絕，以吾心之法象，流通變化於天地間常物常事之表，人不可無此胥次」之語與其極其類似。桂德海很有可能見到過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重刻本），「黃」字乃非「昔」字之訛歟？

桂德海的〈山海經本義〉涉及《山海經》成書年代、作者、性質、結構等諸多方面，稱得上是古代朝鮮半島關於《山海經》最爲全面的研究，尤其是以表格總括篇目之舉可圈可點，是古代中國諸多學者未能邁出之一步。

六、李源祚〈山海經辨〉

李源祚（1792-1871）字周賢，別號凝窩，諡號定憲，朝鮮後期的文臣。朝鮮高宗 29 年（1892）從孫李承熙（1847-1916）整理其文章刊行《凝窩集》。載於卷 16 的〈山海經辨〉表達了李源祚對《山海經》的看法：

余讀《山海經》，多識於草木鳥獸、山川方譯之名，誠辯博矣。然其中虎齒豹尾、九首一目、珥蛇虺尸之說奇虛誕妄，天下豈有是理哉？此必索隱好恠之士採摭異苑，傳會而增飾之，假托禹治水時事，以取重於後世。果使其說毋謬也，非知道者所欲聞。君子恥一物之不知，故《大學》曰「格物」。格物者，物理之無不究也。今人於耳目所及，日用應接之地，未始

⁴¹（朝鮮）桂德海：《鳳谷桂察訪遺集》，頁 449。

⁴²（明）董漢儒：〈重刊《山海經釋義》序〉，（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頁 12。

下窮格之工，必於荒唐誑恠不可測知之事，乃搯擊而明證之，可謂知理乎哉？後之覽是經者，但取其文辭古健，有漆書竹簡遺意，則余亦嘗愛讀之。若以為傳後可信之書，《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況《山海經》。⁴³

李源祚一方面肯定《山海經》的博物特點，一方面批判《山海經》「奇虛誕妄」的內容。李源祚推測《山海經》原來沒有這些怪誕的內容，是後來抱著獵奇心態的好事者將怪誕的內容附會進書中。李源祚非常愛讀《山海經》，但他清楚地意識到《山海經》並非「可信之書」。他指摘當時人們「格物」順序有問題：日常身邊的事物還沒有完全通曉，卻要去探究「荒唐誑恠不可測知之事」。在李源祚眼中，《山海經》僅存「文辭古健」的文學價值，其怪誕的內容根本不值得「君子」去瞭解考證。

同樣的「格致之學」，學者有不同的理解，汪紱（1692-1759）用以肯定《山海經》的價值，李源祚卻用以否定《山海經》的價值。陳連山分析汪紱《山海經存》說：「朱熹的『格物致知說』的確為汪紱突破『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戒律提供了助力。」⁴⁴那麼，對於李源祚來說恰恰相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正好成為李源祚加固「子不語怪力亂神」原則的工具。

李源祚認為《山海經》的可取之處是「文辭古健，有漆書竹簡遺意」，不僅與趙龜命的看法一致，還與明代學者的觀點相合。楊慎（1488-1562）認為歐陽修〈醉翁亭記〉開篇「環滁皆山也」之筆法早就見於〈北山經〉「白沙山，廣園三百里盡沙也」一條：「世傳六一公作〈醉翁亭記〉，始云『滁四面皆有山』，又改云『滁為州，山四周』，又改云云，末乃改云『環滁皆山也』，可謂簡而奇，然《山海經》已有此。」⁴⁵胡應麟（1551-1620）稱讚《山海經》「敘述高簡，詞

⁴³ （朝鮮）李源祚：《凝窩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121冊），卷16，頁322。

⁴⁴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頁155。

⁴⁵ （明）楊慎：《山海經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0。

義淳質，名號倬絕，自成一家」。⁴⁶王世貞（1526-1590）題曹善抄本《山海經跋》曰「《山海經》最爲古文奇書」⁴⁷。

李源祚的思想大體屬於「退溪學派」，曾與李滉（1501-1570，號退溪）十世宗孫李彙寧（1788-1861）交遊，並一同研讀《退溪集》。李源祚奏請追贈的李象靖（1711-1781）、鄭宗魯（1738-1816）也都是退溪學派的代表人物。在〈山海經辨〉的前半部分，李源祚對「理」與「氣」的關係有所闡述，其「主理」、「尊理」的傾向非常明顯：

天地之初無物也，只是理與氣。理一定不易，而氣有萬不齊，就萬不齊之中，未嘗無一者存，此至要約也。今夫凝而為山，流而為川，人橫目縱鼻，禽獸頭皆橫出，草木倒生，煦蒸沸鬱，網緼綜錯，隨物賦形，形形色色是氣也，而一受其形，歷萬古而不易，理為之主也。苟一日無是理，桃樹上生李花，馬耕牛馳，潛者羽保者鱗，天地幾乎熄矣。間或值理之盪，逢氣之乖，石語山行，火寒泉熱，此非裁則恠。故君子語常而不語變，語人而不語鬼。朱夫子答或人鬼神之問曰此一說，但非理之正。⁴⁸

雖然李源祚強調的「理」是古典哲學中與「氣」相對的概念，但這裡關於「理」的表述頗有「自然規律」的意味。這段論述的核心觀點在於「故君子語常而不語變，語人而不語鬼」，說「君子」理應關注符合自然規律的常態性的事物，似乎是在為指摘《山海經》「奇虛誕妄」作鋪墊。

李源祚站在理學的角度批判《山海經》內容荒誕，推測這些內容是後人附會也沒有例舉實證支持。〈山海經辨〉的論述主觀性較強，雖名曰「辨」，但囿於哲學邏輯之辨，並無對內容的實質性研究考辨。

⁴⁶（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6冊），卷16，頁332。

⁴⁷（清）張照等編：《欽定石渠寶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4冊），卷10，頁288。

⁴⁸ 同前註。

七、結語

未附郭璞注文的《山海經》有可能在公元 3 世紀之前就已經傳入朝鮮半島，並由百濟作為跳板再傳至日本。《山海經》在朝鮮半島受到廣泛接受，其內容常常成為文藝創作的主题，而在名物考據方面，東國學者更是頻繁引用《山海經》。相較於中國的《山海經》研究，朝鮮半島的《山海經》研究不成體系，難見傳承關係。雖然專門研究《山海經》的文章不多，但每篇都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李奎報〈山海經疑詰〉推論《山海經》不是大禹所著，對中國學者而言不甚新鮮，但對學術風潮慢半拍的異域來說，敢於突破舊說算是走在時代的前列。趙龜命〈讀山海經〉具體指出《山海經》內容錯亂之處，比中國畢沅、郝懿行、顧觀光等學者都要早。桂德海〈山海經本義〉創造性的用表格分析《山海經》結構，這是中國古代學者未有過的嘗試，接近於現代的研究方法。李源祚〈山海經辨〉批評《山海經》內容怪誕，反映了作為一般儒學者的心態，雖不免老生常談之嫌，但猶可見朝鮮學者對學術正統的堅持。

郭璞作注，楊慎作補注，王崇慶作釋義，吳任臣作廣注，畢沅作新校正，郝懿行作箋疏，皆流傳於今世。但可惜的是，從現存的文獻來看，古代朝鮮半島並沒有學者為《山海經》作注解。無論《山海經》是神話、小說、寓言或地理志，它終究是一個關於中國的話題，域外學者研究起來會有更多的限制條件。今天我們看待朝鮮學者的研究時，理應置於一個合理的時空經緯去評價。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 中國

(漢) 鄭玄箋，(唐) 陸德明音義，(唐) 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 冊)。

(晉) 郭璞注：《山海經》(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影印池陽郡齋刻本)。

- (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疏：《山海經箋疏》(成都：巴蜀出版社，1985年，影印光緒年間還讀樓刊本)。
- (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浙江書局本)。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9冊)。
- (宋)蘇軾：《東坡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7冊)。
- (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5冊)。
- (明)楊慎：《山海經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6冊)。
- (清)顧觀光：《武陵山人雜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編》第14冊)。
- (清)張照等編：《欽定石渠寶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4冊)。
- (二) 韓國
-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京城：朝鮮光文會，1911年)。
- (高麗)李奎報：《東國李相國文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韓國文集叢刊》第1冊至第2冊)。
- (朝鮮)徐居正：《東國通鑑》(京城：朝鮮光文會，1911年)。
- (朝鮮)韓致滄：《海東釋史》(京城：朝鮮光文會，1912年)。
- (朝鮮)趙龜命：《東谿集》(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1998年，《韓國文集叢刊》第215冊)。
- (朝鮮)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漢城：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年，《韓國文集叢刊》第257至第259冊)。

(朝鮮) 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漢城：東國文化社，1959年)。

(朝鮮) 桂德海：《鳳谷桂察訪遺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09年，《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78冊)。

(朝鮮) 李源祚：《凝窩集》(首爾：韓國古典翻譯院，2011年，《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121冊)。

(三) 日本

(日) 太安萬侶撰，青木和夫等校注：《古事記》(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日本思想大系》)。

(日) 舍人親王撰，黑板勝美編：《日本書紀》(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年，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普及版)。

(日) 藤原繼繩、菅野真道等撰，黑板勝美編：《續日本紀》(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年，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普及版)。

(日) 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山梨：內藤書屋，1890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葉舒憲、蕭兵、(韓) 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韓) 鄭再書譯注：《山海經》(漢城：民音社，1985年)。

(二) 期刊論文

(韓) 鄭在書：〈略論《山海經》在朝鮮時代的接受〉，《道教文化研究》第47輯，(2017年)，頁201-230。

附錄：桂德海〈山海經本義〉影本

鳳谷桂察訪遺集 卷八

鳳谷桂察訪遺集卷八

山海經本義

天地乖戾之氣。在中原而為諸山。諸水之奇物怪物。皆怪神。又散出於四裔而為怪人怪物與奇物。

中原物音且怪。神性人便正。四裔物音且怪。神性人皆怪。人之一種內外不同。而脾與物則同。

此乃古人不動心之學。世人只知有常而不知有怪。猝然遇怪。靡不失氣喪魄。知有正而不知有變。猝然遇變。靡不震心。理雖此。書之言所以窮怪極變者。其以此歟。其後錄九鼎以象神靈鬼物。使人入瀛山大澤。觸魅魍魎。其能逢旃。斯其微也。天。

桂察訪遺集

卷八

常而正者。方之內也。怪而變者。方之外也。學者只習於常正。則不知常正之為常正也。窺乎方外怪變之事。物然後始知其常正也。然則此經所書之怪變。意不在於怪變。乃為常正而設焉耳。豈可與俗士道哉。

戰國諸子多借古聖為言。墨翟為帝克之言。許行為神農之言。然則著此書者。其為夏后之言者歟。

著此者。非盡窺天下之秘書。隱文。必出入於仙鬼間者歟。嘗疑戰國時鄒衍。其或著此。細觀之。其至深至奧之理。至至至實之言。豈行管可辨哉。

人之一種。而其貌也。屢變神之一種。而其狀也。屢幻。鳥之一種。而

五〇八

其形也不一。獸之一種。而其體也。不同。草之一種。而其生也。各異。木之一種。而其產也。各殊。蟲之一種。而其化也。無常。鳥之一種。而其育也。無窮。又自部分。又相混雜。造物之神。豈思擬之可盡也哉。

是書也。摠遠近洞隱。現實常變。而無有之。

非草非木。非禽非獸。非蟲非人。非神非山。非水非物。其常而不可

草神木神。禽神獸神。蟲神人神。神神山神。水神物神。其常而不可

天地之間。人與物其名也有萬不。其區也有萬不同。其形也有萬不窮。其性也有萬不齊。雖若不可以尋緒理會。試以吾心乘太極之一理。駕陰陽之正氣。騁五行之定象。出入於幽明內外之間。則

桂察訪遺集

卷八

附者。決滯者。析判者。連冠者。通神鋒所到。無不迎解。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其諸有見乎此也否。

山有寶璽寶。猶人之有才無才。山水言乎有藏。故篇示隱括之曰。五藏山經。欲知有才無才之為貴賤。豈有他哉。於山水取之而已矣。

水經註。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

蹟。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為夏官。

南山經之首十山。起西

南次二經之首十七山。一海終

南次三經之首十四山。東海

荆山之首二十三山東行。	苦山之首十九山東行。	縞氈山之首十四山西行。	中次薄山之首十六山東行。	釐山之首九山西行。	蕢山之首五山東行。	濟山之首九山西行。	中山經之首十五山東行。	此最整齊中之外略之。	東次四經之首八山。	東次三經之首十九山。	東次二經之首十七山。	東山經之首十二山。	北次三經之首四十六山。	北次二經之首十七山。	北山經之首二十五山。	西次四經之首十九山。	西次三經之首二十三山。	西次二經之首十七山。	西山經之首十九山。
中之內。	緒。	或自西而東。	或自東而西。	或自西而東。	或自東而西。	或自東而西。	或自東而西。	或自東而西。	起中。	起北。	起北。	起北。	起中。	起中。	起中。	起中。	起中。	起中。	起中。

鳳谷桂察訪遺集 卷八

上二格皆以南西北泉為序而又少迂迴之語此一格却以兔嶺	大荒北。	大荒西。	大荒南。	大荒東。	有以起之蓋若不得已補之云爾。	此乃第二格亦無躐括之語而只重數行總言此書北於此云爾	東北隅以南錯言西而東。	西北隅以東錯言西而東。	西南隅以北錯言北而西。	海內東兩隅以西錯言南而北。	海內東兩隅至東北隅北行。	自東北隅至西北隅北行。	自西南隅至西北隅北行。	海外自西南隅至東兩隅東行。	此乃第一格求用重疊躐括之語以結之。	洞庭山之首十五山東行。	別山之首四十八山東行。	首陽山之首九山西行。	峽山之首十六山東行。
	錯言荒內。	此又整齊。	錯言荒內。		於尋緒。	於尋緒。	於尋緒。	於尋緒。	錯言海外。	此又整齊。	此又整齊。	錯言海外。	錯言海外。	錯言海外。	錯言海外。	錯言海外。	錯言海外。	錯言海外。	錯言海外。

五〇九

鳳谷桂察訪遺集 卷八

西北高序。而又多舛錯矛盾之辭。必是後人遺補之作。劉侍中
海內賦。云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遠在外。蓋其時始合之也。
此乃三格六疊之文。每格兼二疊。
第一疊則以第二疊亂之。第二疊則以第三疊亂之。第三疊則
以第六疊亂之。
第一格則以第二格亂之。第二格則以第三格亂之。務欲淡與其
理而神秘其書。
每疊每格。皆寫變換物事。而或一物一事。參差錯出者。為其疊
異格殊故也。非重複也。
細玩其體裁規模。必是戰國諸子之作。非書虛所撰明矣。
桂察訪遺集 卷八 五
坡詩曰才多事少厭閑寂。即者雲州變風雨。此可證讀山海經
矣。
謂可以無信乎。則所書之言。多迂誕無理。謂可以勿信乎。則
盜械畢方。時或有微。然則奈何。以天地鴻蒙之初。陰陽氣機之
雜觀之而已矣。天地既正。陰陽既定之後。則乃無是物。與是事
矣。
黃淵明讀山海經。而曾夕悠然。蓋其人品殊絕。以吾心之法家
流通變化於天地間。常物常事之表。人不可無此骨次。
賈子曰。達人大觀。儼變齊同。不讀山海經。安有此等眼目。
鶴鳴于九皋。音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

五一〇

樹檀。其下有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之讀此書。如讀此詩。則
一山一水。一人一物。無不為吾心之法象。
爾雅篇目
釋詁。支之遷從之米者。出口一二分許橫散。在塵內。
言。 舂非從之米者。出口直去。 唇端。
訓。 思茲從之米者。蠶出便已。 舌端。
親。 齊出口。橫與而長未實。
宮。 長難似于兩。終能嚙之長者。
器。 無允出口。有送而長。
簞。 此等字無腹音。頭出昂尾。故所發聲。乃是頭之異。而非
尾之異也。
地。 細者嚙氣之離口未散。則諸音總會於此。
丘。 氣末輕虛之遲。非如齊收。微而離口稍遠。則些有橫直
山。 長短之分。善聲非如無尤收。
水。 凡一韻字。細者頭之所聲。尾之所終。得其要之可捉處。
草。 則其聲音之純正自明。
木。 字頭離頭寸許尋來。即所謂太極之無極字。尾直到氣
盡。盡聲歇處。猶未出。先天圖外面陰陽二卦之餘地矣。
魚。 凡一韻各有至客附庸。不類別立之頭。依備聲韻以類
鳥。 而擊詞語宮調亦然否。

A Brief Review of the Studies about “*Shan Hai Jing*” on the Ancient Korean Peninsula

Yuan, Cheng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Nowadays all kinds of the studies about “*Shan Hai Jing*” have been in the ascendant in modern Korea. “*Shan Hai Jing*” is an attractive topic for degree papers or journal papers. In fact, the studies about “*Shan Hai Jing*” already came into existence in ancient tim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ith “The Anthology of Korean Classics” published, the notes about “*Shan Hai Jing*” by Lee Gyu-Bo, Jo Gwi-myeong, Gye Deo-hae, Lee Weon-jo became accessible for scholars. However, at least for now,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m haven’t been carried out yet. The article is to make a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time when “*Shan Hai Jing*” was spread into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analyzing above-mentioned four notes about “*Shan Hai Jing*”,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Shan Hai Jing*” on the ancient Korean Peninsula can be showed in general. As a matter of course,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y should be evaluated objectively.

Keywords: Ancient Korean Peninsula, “*Shan Hai Jing*”, Research History